

一个熟悉的背影走了

沙敏

3月10日,我最敬爱的父亲突发心脏病,在不到24小时内猝然离去。让我的老母亲与姐妹们悲痛万分,这些天来,在整理父亲的书籍与衣物时,他老人家的音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,仿佛他仍在我身边。每每看到这些,心就在隐隐作痛,眼眶里便情不自禁地充满了泪水。

父亲18岁就参加工作,从小读过私塾,工作也是从基层的乡镇开始,在刚解放那会父亲的文化水平很快就显现了出来,当乡长不到两年就调往县委办公室,开始了长达近20年秘书与办公室主任的生涯。

记忆中小时候父亲工作十分繁忙,经常在办公室写材料到深夜,有时星期天都不回来,母亲那时也是一所学校的校长,顾不了家,陪伴我们的都是外婆,我们兄妹几个是跟着外婆长大的。上世纪60年代我家住在母亲的学校,父亲在县委大院有间宿舍,在父亲繁忙不回来我想他时,母亲会在星期天带我到他那儿,后来我渐渐长大,周末只要父亲不回来,我就会去找他。

小时候我们兄妹几个最惧怕父亲,尤其是哥哥从小特顽皮,受训最多,因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,父亲最疼我,从小到大他从未训过我。

“姐姐,过来,我给你梳梳小辫子”这是我记忆中最深的一句话,那时我也就六七岁吧,父亲第一次拿起红毛线笨拙地为我扎了两个羊角小辫,他一直都说女孩要梳辫子,美丽。我的两只大辫子一直梳到高中毕业,即使后来下放也只是剪成了短辫。

我们兄妹四人,父亲对我们一直严格要求。我本可不下放,可父亲对我说,你还是要到农村锻炼,以后等高考上大学,虽然我从心里不愿意,但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,下放到县城最穷最偏僻的地方。记得父母亲将我送下乡在他们离开我时,我哭着要回去,父亲不同意,我就对他说了句狠话,“你不让我回,春节我也不回了”。后来还是外婆来看我,“说你爸从小最疼你,只是想让你从没受过苦,锻炼一下对你人生有益”。如今回想起来确实如此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中末期,父亲调到县水利局任领导,那时文革结束,一切工作刚刚走上正轨。我的家乡有城东与城西两个大湖,还有临水岗大闸,水利局工

儿子今年8岁,性格调皮还是个吃货,没事爱DIY美食,是个实干家。只是儿子年纪小,我也不敢让他动燃气灶,偶尔他在电磁炉上煮个鸡蛋,方便面什么的,倒也弄得有模有样的。

元宵节他上半天学,在奶奶家吃过饭后,他就回家了。下午,他给我打电话,说要吃水煮花生,我说,这个有难度,还是我做吧,他说:“没事,你就告诉我都放什么就行,别的估计跟煮鸡蛋差不多,我做没问题。”我在电话里告诉了他做法,他信誓旦旦地说:“老妈你就放心吧,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”

下了班,我急急地往家赶,进门一看,桌子上真摆了一盘水煮花

作十分繁忙,记得1975年淮河发大水,河南上游的水十分凶猛,城西湖的群众全部都住在了淮河大堤上,那次父亲有半个月没回家,整天泡在大堤上,等大水结束后父亲回到家,他人整整瘦了一圈,后来听水利局的人说大水差点要了他的命,晚间在他坐小船巡视淮河大堤时突发洪水,颠覆了小船,他在一个大涵洞里躲过了一劫,那时没有通讯设备,县里的领导到处找他,都以为父亲被洪水冲走了,第二天是巡视的机船找到了父亲。

不管是下放还是上大学,我对父亲一直很敬重,他说的话一直都是我努力的方向,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上大学时,父亲已调到六安市农业局当局长了,我走时他对我说,你要好好学习,不要比吃穿,你现在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。我临走时想将亲友送给我的几件的确良上衣带走他都不让,我的木箱装满了下放时穿的布衣,那时他已有专车完全可以送我到合肥,但他还是给我买张公共车票。

上过私塾的父亲一生都在学习,上世纪80年代,他曾到武汉华中农业大学进修一年,学习农业知识,后虽被调到地区水利部门与水利外资引进办,但学习一直都没停过,在家里的书柜里,他的笔记本就有几十个。

1992年父亲光荣退休,他没什么嗜好,开始回顾他的一生,用文字的形式留给后人。他先后写下了《回眸》、《人生》、《杂谈》、《建言与铭记》4本教育启迪后人的书籍,就是在临终前,他还将每天练笔的大字小楷汇集一本《墨香》印刷成册,翻开他的一篇篇文章,无不充满浓浓的正能量,看后让人回味无穷,深受启迪。

父亲走的突然,让人始料不及。我们最大的心痛是没能尽心尽孝,他的离去让我领悟了,世上最不能等待的事就是孝顺。想想父亲在世时,我们总觉得行孝可以等一等,缓一缓,可老人驾鹤西去,心中留下的是难以弥补的悔与痛,扪心自责,捶胸顿足晚矣!

听听您的叮嘱,我接过了自信,凝望您的目光,我看到了爱心,家中的老小您手里始终捧着笑声,再苦再累您脸上挂着温馨,父亲,我最疼爱的人,生活的苦涩有三分,您却吃了十分,做你的儿女,我们高兴我们光荣,在这清明时节里,我们祭奠父亲,愿你天堂安息,一路走好。

生,拿起一颗尝尝,味道还不错呢。

吃晚饭时,儿子向我和他爸爸大力推销他的煮花生,一家三口齐上阵,不一会儿功夫,盘子就见了底,老公眼尖,发现盘子里竟然有一枚一元钱的硬币!

“这是怎么回事啊,怎么煮花生还用硬币?”老公问。

我突然想起除夕那天,婆婆家包饺子时在饺子里放了几枚硬币,叫做“幸运饺”,谁吃到了谁有福气,就问儿子:“你是不是受了你奶奶‘幸运饺’的启发,想做‘幸运花生’?”

儿子摇摇头:“不是啊,我就是按你说的菜谱做的,你说让放‘八角’(注:一味调料),但我翻了半天钱包,没零钱了……”

青春如歌

吴昊田

青春是一首歌,一首属于我们自己的歌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,青春匆匆地奏响,又不知道什么时候,青春静静地结束了。我们既是这首歌的演奏者,也是这首歌的欣赏者。青春的歌,缓缓地在我们身边舞动。

引子——打击乐

鼓点阵阵,声音洪亮震天,我们的青春,也始于心灵的悸动不安。不知何时,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,不喜欢妈妈给自己买的衣服,不愿听爸爸语重心长的教导,同学间的小摩擦也愈发多了起来。有人说这叫“叛逆”,其实并不是,我们只是想挣脱父母的怀抱,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,但又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。青春的歌,就在这样的磕磕碰碰中匆匆地开始了。

序曲——摇滚乐

激情澎湃的摇滚乐,正是如我们青春的活力。仿佛是一夜之间,平日里高大的父母竟和自己差不多高了,青春赋予我们的,是朝气蓬勃,精神抖擞的面貌。这时的我们勇于向别人展示自己,丝毫没有小时候的害羞。学校的社团中有我们活跃的身影,班级的职务竞选上也有我们积极的声音,在各种活动中我们竟像大人般游刃有余。青春的歌,在活力的音符上欢快奏响。



剁椒记趣

程耀恺

剁椒在我们家,具有双重身份:既当调味品,也是一碟家常菜。早餐吃馍,倘若有剁椒涂抹其上,能收到点石成金之效,中晚餐,如果想享用黄瓜、苦瓜之类的凉拌小菜,那么剁椒便不可或缺。至于清蒸剁椒鱼头,不用说少不了剁椒,假如选用的剁椒,品质不够到位,这道菜也定然面目全非。

湖南出产的瓶装剁椒,名气不小,一般超市的货架上,随时可见,然而我却从来不光顾,不是对它的品质有什么存疑,我是习惯了自己制作。

制作剁椒的工艺,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:从菜场买回红椒,洗净,晒干浮水,剁碎,加蒜泥与食盐,拌均,装瓶。自然发酵二十天后,便可食用,仅此而已。这项活计于我,基本上是无师自通的,至多参照了一点儿时记忆。某年心血来潮,回到乡下,从妈妈的菜园里,摘了一竹篮红椒,带到城里,自己动手,居然一举成功,然后便屡试不爽。

老家在六安东乡,地处大别山北麓,江淮分水岭的北侧,稻麦茶麻之外,辣椒也算得上是不大不小的特产了。村前庄后的菜园里,辣椒即使称不上蔬菜王国的领军人物,至少也是重要的角儿,看那阵势,立夏是一色儿青,入秋则一水儿红,好不壮观。家乡的红辣椒,像火晶柿子一般红彤彤,味道也特别,辣里带甜,真是既好看又好吃,可以这么说,在我的老家,无论大富大贵人家的餐桌,还是清贫小户的厨房,若是拒绝红辣椒,便是

主调——管弦乐

悠扬舒缓的管弦乐,贯穿了青春这首歌的主调,将自信化为微笑出现在我们脸上,青春的我们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梦想,勇于直视前进路上的一切困难,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。当然,青春更是给予了我们不断探索,不断尝试的力量。偶尔在学习的间隙,我们会幻想自己以后的样子,想象着有朝一日的成功景象;课余时间,我们还会尝试着做一些特别的事情,做个小实验,写首小诗,有时甚至完成一本自己的小说。即使最后的结果不成功,但仍摧毁不了青春的自信与梦想,青春的歌,在悠扬的乐声中轻轻流淌。

终章——交响乐

交响乐汇聚着各种各样的曲调,而青春带给我们的则是源源不断的正能量。青春在时间的流逝中静静地走了,但它使我们完成了一次心灵上的转变,让我们学会独立学会承担责任,像大人一般在社会上生存。正如辛夷坞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中所说的,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,当你怀揣着它时,它一文不值,只有将它耗尽了后,再回头看,一切才有了意义。因此,我们更要好好把握自己的青春年华,让青春这首歌在我们的人生路上留下最动听的乐章!

(作者为蚌埠二中理二班学生)

跟滋味过不去。

夏秋之交,菜园里的辣椒棵子上,千朵万朵压红低。待到红得一塌糊涂之际,靠自家一日三餐消费,或者提篮小卖,显然招架不住了。且慢,乡下的女人胸有成竹,她们大刀阔斧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,于是,姑嫂刷干净杉木澡盆,婆媳垫上皂角树砧板,挥舞双刀,三下五除二,一篮又一篮的红辣椒,刚才还是光彩夺目,顷刻间,改头换面,尽入吾彀中。二十天后再相逢,满坛满罐,都成了红灿灿的碎玉。舀起来一小勺,放到青花碟子里,浇上芝麻油,挑一箸入口,微微的酸,丝丝的甜,淡淡的辣,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每有性急的男人,一旁连连催问:怎么样?怎么样啊?十之八九,那女人自是笑而不答心自美。

也有人家用红椒磨辣椒酱的。自然先是将红椒剁碎,架起小小石磨,一圈一圈地磨成糊状,调上盐,装筒,直接卖给城里的酱菜店,再由店家销到更远的地方。只是没听说卖剁椒的,自家的剁椒,富余的宁愿送亲友,也不卖,这当中说不清有何道理,习惯成自然了吧?

这种乡俗,我也一直保持着。通常情况下,我一次买回4斤红椒,外加3只大蒜头,3两粗盐,制作好后,装入900毫升蜂蜜瓶,不多不少整整3瓶。自家的消费,一年大约在30瓶左右,另外还得多做20瓶,干嘛?送人。送同城的亲友,也送外地的朋友,甚至远涉万里带到大洋彼岸。有位老友住医院,胃口不好,我去探病,不带鲜花不送水果,却是一小瓶剁椒,朋友喜出望外,三天后来了电话致谢,说饭量大增了呀;另有一位女性文友,偶尔送过一次,美不胜收赞不绝口,又不好开口再要了,于是,转而向我请教制作方法,我当然乐于一一告知。人家是心灵手巧之人,一点自明,小试牛刀,先生与女儿就给出评价:嗯,不比程先生差多少!

明显不过,我自制剁椒,虽属雕虫小技,然而其中既有味,亦有趣。

幸运花生

王雪梅